

書寫於最後一次撒烏瓦知部落國民黨黨部抗議的前一天
發表於苦勞網公共論壇 <http://www.cooloud.org.tw/node/36396>

以大漢溪河岸阿美群的文化發展，為撒烏瓦知部落請命 文／盧建銘 2009 年 3 月

2 月 20 日在新聞上看到撒烏瓦知部落 (Sa'owac niyaro') 被縣政府搗毀的消息時，雖然不感到驚訝，卻令人心痛。以這個部落農耕採集生活為主題的展覽，去年十二月才剛在澳洲墨爾本的皇家植物園展出，澳洲人正還在敬佩臺灣強韌的文化力之際，我們的社會竟然用法令、警察和怪手來面對這樣的文化。這個反抗運動裡涵蓋許多現階段世界性的議題，但是目前只有原住民視新聞雜誌「天還未亮」和部落集體燃狼煙的報導，跳脫了事件的表面，指出了原住民長老為主體的話語和國家資本體制之間，最根本的衝突矛盾；透過原視的報導，國外的友人開始關切撒烏瓦知的處境，因為全球遭遇經濟和環境問題的城市，都以探尋原住民永續性的自然文化，來反省當代社會，尋求新的出路。

從大溪出發，沿著大漢溪的左岸的自行車道去勘察，發現怪手沿路鏟平河岸邊的灌木林，將所有的植被推光，有好幾段就直接將沙石和破碎的樹幹推到河床裡和農業溝渠裡；許多的阿美族的小部落被拆掉，這些自然部落有的後退到灌木林裡重建，將自己隱藏在森林裡，沒有腹地的就遷往更危險的河岸地，阿美族嘹亮的歌聲還是隱隱約約的從森林裡傳出來；這是我們社會一直都不願意承認的「大漢溪河岸阿美群」。沿著河岸重新認識我們的歷史和自然環境，本來就是一件美事，但是粗暴的行政和工程，玷污了這樣的河岸想像。沿路開始有自行車隊通過，不小心聽到他們的對話，一起討論儀表上所顯示的里程數和時數，也有人提到了自己的心跳指數。騎著破舊淑女車的騎士們，反而好奇的停在部落前觀看阿美族的小板橋、菜園和農寮。

去年為了想要瞭解大漢溪的自然環境，認識了撒烏瓦知部落的阿美長老們，這半年來持續到部落裡請教阿美長老們，漸漸體會和瞭解阿美族獨特的河川永續經營文化。長老們從 20 年來半工半農的經營模式，逐漸轉變成自足農耕採集的濕地經營方式，將移自花東的阿美族生活共生植物，如麵包樹、大葉山欖、樹豆、樹薯、輪胎茄和各種採集植物，與河床上本來的臺灣水柳、苦楝、構樹和烏桕等原生植物，加上吵雜的動物聲，形成了生態系統細緻豐富的自然景觀。阿美族的母語也透過這樣的農耕經營技術，在家族和部落生活領域中建造了活的母語語言情境，有時甚至一整天都用不到漢語。

每週我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和智慧，直接移轉給學校裡的學生、同學及老師，

也轉述給有志於社區農園的社區伙伴。原因在於這樣的自足永續的經營方式，恰好也是全球化經濟破滅時代中，當代社會最需要的生產文化及技術。

去年颱風水患時，撒烏瓦知部落的農耕濕地反而成為大漢溪河床上最有效的滯洪池，水患只會讓農耕濕地的水芋和筊白筍獲得更多的養份；反而自行車道單調的草地，只會將水量快速送往下游，造成下游的水患壓力。從高堤往河岸上看，水利單位的景觀單調生態錯亂的經營方式，和阿美人的共生環境相比，我覺得將河川的經營從阿美族人轉移至河川管理單位，反而更令人擔憂。

這次的自行車道工程，生態和文化的破壞十分嚴重，很慚愧的，連我自己都只是冷眼旁觀，提醒我們的卻是撒烏瓦知部落十幾個阿美長老的反抗運動。

由於採訪過長老，我才瞭解大多數的長老們，在二、三十歲以前都在花東過著和祖先一樣的農耕採集生活。移往都市的二十年，憑藉著自己勤勞的勞動力，和對都市生活的美好想像，來到西部做工和建立家庭，每個人大約都有四到八個小孩。再之後的二十年，才在臺灣的勞力市場轉移下，以半工半農的方式找到依附在都市邊緣河川地的生存方式；這二十年的開墾，和不斷的被驅趕，最後才找到人生命後段的新樂園。二、三十年的努力，撒烏瓦知部落的長老們形成了和祖先精神一致的河川經營方式，當去年將這樣的島內移民文化介紹到國外時，他們都讚嘆這種文化的前瞻性；也同情臺灣的原住民，在經歷了四、五十年的生命之後，才在將快到祖先來時之處，找回傳統精神。

這十幾位長老每個人的生命都像是台灣神話的詩史，最大的差別在於一開始他們就學會了祖先傳下來的生活習慣，花了四、五十年之後，最終還是必須從都市逃離出來，才有辦法以祖先般快樂的方式渡過人生的晚年，而不是以養老院的方式。而且以他們的身體狀況，已經沒有辦法和壯年時一樣開墾了。

因為這樣，所以撒烏瓦知部落成為這一次河岸工程中，唯一站出來反抗的團體，他們以體弱多病的身體，最大的年紀，最小的人口，每天住在帳篷裡，也常常從工程主辦單位的電話裡收到威脅和羞辱；靠著晚上集體向耶穌基督禱告和身上的傳統部落精神在支撐著。他們只覺得自己在維護自己的基本生存權，我卻認為他們在幫當代社會和阿美族的精神背十字架。

偉大城市與偉大國家的價值，並不是在一些經濟奇蹟，或是偉大的建設，或是偉大的人物；而是在於能夠看到弱勢者的文化力量，和我們能不能夠從照顧弱勢來展現人道的精神。他們是被社會拋棄的勞工，是被歧視的弱勢民族，是無住屋的人民，用法令、政權、警察來趕走他們太容易了，但是我必須站在撒烏瓦知這一邊。

這裡的 Putal 阿姨用哭泣的聲音說：

這是龍捲風的嗎？

還是颱風的嗎？

還是燒火的嗎？

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？

為什麼沒有同情人家呢？

我們國家互相同情、互相尊重不是很好嗎？

為什麼一定要給我們哭呢？

為什麼一定要給我們傷心呢？

我們不是要互相照顧不是很好嗎？

我們要用行動來回答她的問題！



撒烏瓦知部落發展出來的溼地農耕技術



我們的河岸採用了臺灣「最標準」的推土機工法